

花样爷爷

我的六十年的日记生涯

张建军/文

我今年整整70岁了,写日记的历史竟有了60年。写日记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,那时,我还是小学生。记录最早的内容之一,是1958年我代表定县数十万少年儿童在全县各界群众万人大会上的讲话。养成天天写日记的习惯,则是在学雷锋活动中。当年风靡全国的《雷锋日记》给了我很大的影响。到今天,我的日记已有了数百万字,时间记录已超过了55年。我的目标很明确:生命不停,日记不止。

在进入70岁的时候,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诗文集《柳荫集》。我的“自序”是这样写的:

《柳荫集》选自我的日记,为无心插柳之作。

从1958年开始写日记,断断续续,有了“习文”的记录。那时,还是个小学生。

到1962年,受《雷锋日记》的影响,写日记成了习惯。那时,已经是初中生。

如此坚持,一路写来,时间已然近甲子,文字有了数百万。这就是《柳荫集》的源。

《柳荫集》有诗有文,以诗为主,聊补短文。

喜欢诗文,要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算起。引我入门的中国作品主要是:革命烈士诗抄、毛泽东诗词、朗诵诗选(中国现代)、五四诗选、唐宋诗词选等。外国的诗歌对我影响较深的有:俄罗斯的诗歌,如普希金;苏联从十月革命到卫国战争时期的朗诵诗,如马雅可夫斯基;以及印度泰戈尔和部分欧美诗人的作品。我现在能够找到自己最早的诗歌是1962年写的《读“珍珠”》、1963年写的《雷锋》。后来的岁月,在文学方面又接触到了古今中外众多的诗人和散文大家。自己写了多少文字,没有完整的统计。图书报刊正式出版的有百万言,此类多为政论文章,数十万字的诗歌散文大多存于日记之中,有部分诗文见诸报刊和他人编纂的图书,自己结集尚属首次。

生命如诗,岁月如歌。

2017年,我步入70岁。总括70年时光,可谓写了一辈子文字,当了多半辈子编辑。从学生时编辑定县一中校刊,到主编省委的刊物《探索与求是》,前后超过了半个世纪,退休后,又参与国家“十二五”重点图书出版工程、号称“河北四库全书”的《燕赵文库》的编纂,编辑生涯走过了一甲子。“替他人作嫁衣”是我的职业,也是我的命运。在回顾自己编辑过的数千万文字的经历时,我由衷喜欢贝多芬的《命运



交响曲》,像是对自己的吟唱。

人说,70过后见夕阳。我道是,夕阳过后现朝阳。几十年来,我做了无数的“嫁衣”,成就了无数的作者。

在步入70岁的时候,竟也有了给自己备一份“嫁妆”的念头,置有四样“礼物”:短歌、对唱、长吟、絮语。取名《柳荫集》含有为时代“留印”,为岁月“留音”,为后世“留荫”的意味,更期待从此开始新一轮“青春似火”的生命之旅。

这段话,概括了我的70年人生,也体现了日记在我生命历程中的不可或缺。

日记,记录了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,记录了我的悲欢离合、酸甜苦辣,记录了我生命中的点点滴滴。它是最贴心的亲人、朋友、伴侣,它始终与我心心相印,荣辱与共,不离不弃。它默默无语,但随时提醒我要珍视理想信仰,珍视亲情友情爱情,珍视时间生命。日记中,我记录了保尔·柯察金的一段话:“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。生命,属于人只有一次。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: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,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。”这是我的座右铭。

小学、中学时的同学们说“从建军的日记中又看到了我们少年时代的学习和生活状态,许多当年的事情我们都记不得了,但张建军的日记还记着。我们只能算活了一辈子,张建军有日记相伴,他可是比我们多活了一辈子啊!”

感谢同学、亲人们给予我的“一辈子坚持写日记”的荣誉,我将继续前进——永远与日记相伴而行。

没人给我让座 我心情不错

王志广/文

1950年出生的我,无论按照哪个标准都属于名副其实的老年人了。近几年来乘坐公交车出行,只要老弱病残孕专座有空位子,我就心安理得地坐上。几年前,我的双腿半月板做了手术,手术很成功,但是,行走或站立时间长了,两条腿还是吃不消。如果坐公交车没有座位,时间长了很是难受,所以每次乘公交车出行,我都尽量避开高峰期。

一天上午9点多,我上了公交车。车上座位已坐满,还有除我之外的三个人站着。我看到车厢的前半部坐着有好几个年轻人,有两个还坐在老弱病残孕专座上,没人给我这个老年人让座,我只好站在坐着玩手机的年轻人身边,内心稍稍有些不快。

到了下一站,没有人下车,由于过了上班的高峰期,只上来了一名乘客。此刻,一位年轻女士立即站起来给他让了座。瞬间我感到有些不解——该女士为何“厚他而薄我”?我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刚上来的那名乘客:他戴着一副眼镜,头发已经白了十之七八,腰也有些佝偻了,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。一个人的年龄是很难猜的,不过以我的眼光来看,他比我也大不了多少。我又暗自跟他比了起来。由于长年坚持锻炼,我的腰板一直挺得很直。我长着一头很好的头发,只有右边鬓角有点发白,其他地方都是黑的,发际线也并未因年龄的增长而后退。虽然今年因慢性胃炎发作瘦了许多,但我脸上的确没有太明显的皱纹——总之一句话:从面相上看,刚上来的那名乘客的确显得比我老。

又过了一站,我身边有了空座,就坐下了。

想了想,车上的人没人给我让座,不是因为没爱心,是因为他们看着我还不算老,还未到需要人照顾、需要让座的程度。至于你说双腿半月板做过手术,你不瘸不拐,人们又没看到你的病历及伤疤,谁又能知道呢?

想到此,不仅释然了,心里还有轻微的愉悦感——至少从外表上看,我不算那么老吧?

好了,不要再自我陶醉、“孤芳自赏”了。已经到站了,下车。

观展台

从『酸碱盐』到『红黄蓝』



郭云民 文/供图

1999年,孙友助教授从河北科技大学退休。为了使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,他怀揣着童年时代的绘画梦想,开始在石家庄市老年大学学习花鸟画。

从此,画画成了他每天生活中的主要内容。经过十多年的勤学苦练、用心钻研,他的画技日臻成熟,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——画作色彩明快、形象生动、笔调细腻、富有感染力,给人一种春风拂面般的清新感。孙教授一辈子教化学,从“酸碱盐”到“红黄蓝”,用五颜六色的“化

学”变化,绘就了一幅幅精彩传神的中国画。

孙教授画画,与其说是老有所好,不如说是为了取悦自己,与人同乐。用他的话说就是“友助自当助友,助友方能为乐”。凡是朋友、学生或老乡,只要向他求画,他便拱手相送,这几年他送出去的画有150多幅。

近日,在科技大学领导和所在社区的大力支持下,经过精心筹备,在80岁生日到来之前,他举办了个人画展,展出的百余幅画作都是他近年来创作的绘画精品,观众络绎不绝,作品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。

